



栖身之地

李正果 ◎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栖身之地

李正果◎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栖身之地 / 李正果著. — 银川: 阳光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525-2012-5

I. ①栖…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7676号

栖身之地

李正果 著

责任编辑 刘 涛

封面设计 梁 帆

责任印制 岳建宁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阳 光 出 版 社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7283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银报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7602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6

字 数 220千字

印 数 1000册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2012-5/I·604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无论这个世界怎样变化，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状态不会改变。一切活动都与生老病死、爱、怜悯、感恩以及生命的传承有关。一棵树，随着季节的变化，需要等待、忍耐才能享受到春日的阳光，待来年发出新芽。在漫长的冬天，你会担心树是不是还活着，用一根棍子戳一戳树的表皮，树的外表被干涩的、僵硬的、斑驳的树皮包裹着。它并没有死，它的内心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命运的无常体现在一切生命体上。

作者试图展示不同生存环境下主人公的飘零与失落。探寻环境对人的改变、成长与自然的关系。一个像羔羊一样盲目的孩子，用一双黄色的睿智的眼睛来观察这个世界，没有观点和信念，只有好奇和求知欲。追求一种自然的视觉效果：简单、淳朴、厚重、恒久。

一个知青嫁给了一个乡村青年，生下了少女玫瑰，玫瑰的一生既平淡又曲折，成长的过程就像我们大多数孩子的童年一样，充满了好奇、无奈和伤感。文中女孩的个性远比男孩深刻得多。尤其是她对艰苦的耐受力 and 对待生活的态度，

其生活的艺术性要高于男孩。以一个女孩的眼光见证了一个西北边缘乡村的历史。让我们再造纯真之美，将苦难对人的腐蚀展现给读者。小说将一个女孩成长过程中相关人物的命运一一展现出来：力君的死亡，残疾小叔的婚姻，父亲的死亡，紫鹃的死亡，春泉的死亡。经历过太多的生离死别后，她近乎在游戏人生，死亡给她留下了太多的困惑。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地迁徙，不断地变化栖身之地。似乎意识到再多的“存在”都充满了“非存在”。即使你想卑微地活着也是不可能的。与林俊的接触，只获得了短暂的幸福和欢乐，她以为她找到了恒久的幸福，却被幸福埋葬了，这就是人生的无常。

春夏时日，一边享受下午的阳光，一边慢慢地完成《栖身之地》。女性的柔美、温存、豁达、从容、善变、执着、轻率、一意孤行都在文中有所展示。有的作家说，如果小说的现实主义被美化了，会失去它原有的价值。美化的现实主义当然会让读者感到愉悦，却无法带来启示。现实就是现实！无需美化，真实的人生才是人生。

冬天来了，湖面封冻了几个月，鱼在冰层下面是怎样呼吸的，它们有食物吃吗？温度够吗？奔跑和追逐结束了。寂寞地休养、等待，储存能量、保持体力、艰难地觅食。幽禁在狭小的区域，压抑它的思想，将主观留在心里，来面对残酷生存的客观性。动物的命运完全可以诠释人的命运。来年迎来了充足的阳光，融化了厚重的半透明的冰盖。哦，我们都还活着，一条鱼惊呼着。它看到了沉在湖底的同伴的尸体，苍白的痛苦的窒息，生的偶然性和死的客观性。风在湖面上荡起了波纹，阳光洒在黑色的鱼背上，一切都变得活泼，不再沉闷、不再忧郁、不再伤感、不再绝望。

本书的内容，不过是某一个群体或者某一个人，在一个

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一种生存状态，完整地表述它，细致地描摹它，使之真实且有美感。无论是残酷、伤感、残缺、失落，还是幸福，文中尽可能做到唯美。花开花落，总是人生。世间有温暖的春夏，也有寒冷的秋冬。无常的四季就是人生。我们渴望人生总是温暖的，可寒冷的冬天还是来了，来得突然，来得匆匆。

玫瑰的童年在乡村度过，她见证了一段沧桑的历史，一片纯朴的天地，一群不幸的人。上完小学，她的生活环境改变了，却无法适应。她身在城市，心在乡下。乡村的一切都被一个有良知的少女牵挂着：在草地上奔跑的牛羊，那些落下残疾的叔辈和同辈，河流、村庄、田野、冰湖、洁净的空气和水。城市的冷漠和炎凉摧残了少女的心。

你要慢慢地学会适应城市生活，你要面对暴力和欺骗，你要苟同和卑微地活着。

生命的某种意义是平等的、客观的，你的思想和行为却是多极的、盲目的，这就是人生的悲剧所在。你不知道修行、慎独。你的“知”和“行”都在一个“开”的状态下释放，像没有阻力的岩浆一样喷发。与她建立起感情的除了人，还有动物。与人相比，动物的行为却是很单纯、很有秩序，具有唯一性，因而是相对幸福的，在偶然的杀戮来临之前。

玫瑰在孤寂和家庭的不幸中成长，父亲去世，弟弟辍学流浪，母亲改嫁，她在痛苦的萦绕中完成了中学学业，上了一所大学。却在一次户外活动中巧遇林俊。或是被林俊的魅力所吸引，或是被一个成熟男人所欺骗，为情所困，离开了校园，在畸形的情爱中越陷越深，嫁给林俊使她体验了太多的人生，见证了一个成功男士衰败的过程。

从少年时代萌发的对海的向往，却在将要步入中年的时候以特殊的方式实现了。一次次的离别和伤痛，对少女的摧

残使她变得神经质。穿上父亲留下的鞋，投入那苍凉的洁净的海，找到最后的栖身之地，步入死亡之美的境界。

2013年出版长篇小说《阿拉斯加少女》，叙述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在被困、被抛的状态下，从城市走向乡村的人生历程。因此，有了另一种选择，写一部具有客观性的现象学新派小说，一部关于少女完整人生历程的小说——《栖身之地》，主人公的生活环境是从乡村走向城市，再由城市回归到乡村。它只由一个短篇的雏形而来，不间断地写，却产生了诸多灵感，拓宽了创作思维，顺利地写下去，最终于2014年年末完成。

一个人的生命终将会结束，就让我们的身躯在这荒美、凄婉的世界里，寻找一片忧郁的栖身之地，为我们的精神和灵魂留下一首挽歌！

愿此书能带给读者心灵的愉悦！

李正果

2014年12月

◎ 目录

第一章	少年孤独	1
第二章	力君和玫瑰(来自天堂的回忆)	12
第三章	盲人的幸福	21
第四章	母亲与外婆	33
第五章	中学时代的困惑	38
第六章	父亲	51
第七章	弟弟的离散漂泊	65
第八章	病房遗梦	81
第九章	墓园之舞	89
第十章	逃离	98
第十一章	紫鹃的婚姻和死亡	117
第十二章	迷惘之恋	127
第十三章	伤怀之旅	132
第十四章	关于爱情的归宿	151
第十五章	落魄的丈夫	172
第十六章	海之韵	180

第一章 少年孤独

生命只是一颗荷叶上的露珠。

泰戈尔

小时候，最渴望看到的就是乡村的雪景，被大雪覆盖的旷野和湖面，在雪中奔跑的马群。冬天的树看似已经枯萎了，我们只看到了它的表面，其实它孕育了无限的生机，那些树正在冬眠，正在储存能量。斑驳的表皮内部和树根还是鲜活的，它给人展示一种假象，让我们去同情它，去怜悯它，不去冷落它。灰色的枝叶上铺满银色的雪花。我是冬天出生的，即使有那么的寒冷，我还是喜欢冬天，喜欢它的洁净和苍凉。

记得小时候的那一片田野，那一片村庄，那一片天。我的母亲下乡干了一年农活，就在乡村的学校当了教员。她是那种身材矮胖的女生，个头不到一米六，走路却很精神。学校离我家很近，校园和房屋都很破旧，学校被村庄和绿树环绕。

母亲被迫嫁给了村里的一个会计，因为她怀孕了，那个孩子就是我——玫瑰。父亲的确是那个村的会计，他们自由恋爱，惹出了很多麻烦。外婆是自然不同意这门婚事的，没有哪个知青肯嫁给一个农民，只有我的母亲这样做了。她喜欢父亲，喜欢这个在她遭受风雨袭击的时候会保护她的乡村青年。父亲给她献殷勤，给她食物和衣服。在

那个贫穷笼罩一切的岁月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关怀有多么重要，又有多么矜持、无奈。没有回城，在乡下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后住在乡下的破房子里。母亲继续在那个学校教低年级的语文，一边忍受着外婆的冷遇，她不准她回娘家，绝对不准。

外婆从来看不起父亲，即使他们婚后很多年，她都不肯原谅父亲。这个畜牧局兽医的遗孀一直认为她女儿是被父亲骗去的。他利用了她的单纯占有了她。她到死都没有原谅父亲。天下竟然还有如此固执的人。她拒绝他对她的一切孝行，节日里去看她，她也不搭理。即使她在病床上，即使父亲怎样耐心周到地照顾她，她也不领情。上帝也难以填平外婆与父亲之间的隔阂。

那所学校的围墙就像是四道城墙，那种宽厚的用泥土夯实的墙，一千年也不会倒，很结实。上下课时用的是那种挂在树上由绳子摇的铜铃，有着清脆悦耳的铃声。我到现在还能回想起那种铃声，像马脖子上挂着的铜铃的声音。

村里有一个贼，经常偷东西。学校的铜铃丢了，听说是那个贼干的。拿到收购站卖的时候被举报了，村里把他批斗了一整天，才把那个贼放了，铜铃完璧归赵。

贼有一脸的横肉，没怎么上过学，白天在校园里打篮球，夜晚出去偷东西，他偷了很多木头。就是那种当地农民盖房子用的圆木椽子。他把一根木头扛在肩上也能健步如飞。把偷来的木头藏在家里的草垛里，每天晚上都能听见狗的叫声，贼听到狗叫也不害怕，接着干，接着偷。听到狗叫声害怕的不是贼，而是村里人，不敢出去，怕遭到贼的暗算。不久，贼就被发现了，送进了牢里，坐了很多

年才出来。放出来还是不改恶习，继续作案，在玉米地里强奸了一个年龄比他小得多的女孩，被抓住了，判了死刑。村子里的人才松了一口气，心平静下来了，下地干活也踏实了。他的父亲，一辈子都在为他担惊受怕。黑脸、多皱纹的老人，永远带着一顶蓝色的旧帽子，戴了多少年也舍不得丢掉。有时骑着一辆破旧不堪的自行车到镇上的小卖铺打散酒。他死得很早，死得很突然，从床上摔下来咳血而死。

学校里有厨房，我中午就跟母亲在学校吃。我童年经历的那些事，有一件就是在校园的餐厅发生的。一个留着长辫子的女教师在吃饭的时候跟一个外表英俊的男老师吵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事。男老师把一碗面条扣在女老师的头上，她的脖子和脸都被烫伤了。乌黑的一头秀发上散落着面条，是母亲将她头上的面条和菜汤擦去。头上还开了口子，流下了红色的液体，是母亲把她送到卫生所。我对老师的恐惧就始于那件事，也感觉很刺激。后来每到吃饭时，我就观察那个体育老师的面部表情。一边吃饭一边看着他的脸，看看他今天有什么举动。后来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

夏天和冬天完全是两个世界。在夏天，那一片土地上，那些绿树上的枝叶，还记得，尽管当时还很小，母亲牵着你的手，去拔甜菜叶子喂猪，挑苦苦菜，找一种叫“艾”的野菜，拌上面粉，上蒸笼，美味可口。跟孩子们去掰玉米、摘西红柿。摘下来的是淡绿色的，在家里放几天才变成了粉红色。喜欢那些水里的青蛙、蛇、蝌蚪，奔跑着的羊和狗。

校园的围墙缝里到处都是马蜂窝，那些坏孩子们逃课

去捅马蜂窝，被叮咬的鼻青脸肿。有的孩子上了沙枣树，不小心掉下来摔断了腿。有时，也跟二叔去湖边捕鱼，捞那些蚌壳和螺蛳。看见水獭从芦苇丛中探出头，又猛地钻进水里。那些翠绿的稻田，清澈的能看得见水藻的排水沟，沟里有黑色脊背的鱼。母亲把奶羊拴在两棵树上，第二天奶羊就把树皮啃光了，羊的牙齿可真厉害。三齿锅煮的羊奶，香甜可口。在寒冷的冬天，孩子们最渴望的是喝一碗温热的羊奶。

父亲在家里记账，一把老款式五珠算盘摆在八仙桌上，桌上放一堆账单。狗在桌子底下觅食，父亲满头大汗，左手拿着扇子扇，右手在账簿上写着数字。母亲把汤端上来他也不喝，继续记他的账，那双拨算盘的手上还有老茧，那是他干农活时候留下的。学校没有装大门，校园门永远是敞开着的。在星期天，孩子们可以到校园里玩各种游戏：荡秋千、打篮球、打乒乓球、玩双杠，还能上沙枣树上摘沙枣。

母亲能表演现代京剧的某些片段。她能唱柯香、江姐、阿庆嫂，有时也反串杨子荣、李玉和、刁德一。她爱看露天电影，还从老式收音机里学了一些歌，她是教师，也是文艺骨干，在那个物质匮乏、精神饱满的岁月，你会享受到一种苦难中的幸福。你会在夏天的某个下午，看见头上淌着汗珠的母亲一边操作一台燕牌缝纫机，一边唱歌，那台老掉牙的缝纫机总是掉皮带，但缝缝补补还能将就，母亲的眼力极好，她能很快将一根细线穿进针孔。缝纫结束后，缝纫机擦得锃亮，用一块塑料布盖在上面，我有时也趴在缝纫机的台面上写字。

校园里有两个孩子经常打架，每次都是这两个孩子在

打。其他孩子站在一边看热闹，那个瘦一点的孩子被打得鼻青脸肿。他父亲是乡镇派出所的警察，他扬言要用他父亲的枪毙了那个胖子。第二天，他的母亲就来了，在学校里闹，再到胖子家里闹，要赔理，要结果。有中间人做了调解才算了事。她母亲很凶悍，那个孩子的个性就随了他母亲，出了校门也没有改掉好斗的习性。二十几岁的时候，瘦子抢了一辆紫红色的出租车，司机是个漂亮的寡妇，被他用绳子勒死了。案子很快就破了，瘦子被毙了。

没有什么比那些肥沃的土地更加让人亲近，那些河道开挖出来的淤泥也成了肥料，撒落在田地里。泥沙沉积的黄河，在夏天会有洪水发生。父亲有时也参加一些抗洪工作。在春天，高年级的学生会去河边植树造林，把一尺长、大姆指粗的柳树桩栽在河边的土壤里，慢慢地长出新芽，成为一棵小树。那些荒地上也能栽种，有土壤的地方就有绿色。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低矮的，在风中成长的植被和森林。树上还有鸟巢，那些鸟巢那样坚固，暴风雨过后鸟巢依然存在。

有时，你会在村子里闻到锯末的味道。有木工正在院子里打造那些沙枣木家具，沙枣木制造的家具坚固耐用。你会看见散落在锯末旁的刨子、墨斗、凿子、锯子、斧子和刨铧。院子中间有一颗核桃树，树冠很大，树干是斑驳的浅白色，果实却裹着绿色的皮，即使在成熟的时候也是绿色的，褐色的核桃包裹在绿色的皮里。孩子们都渴望到木匠家里玩，木匠家是最最好客的家庭，有人在他家玩到深夜，他们也不烦。木匠家里还有完备的农具设施：圆盘耙、石头碾子、单铧犁、播种机、牛车、驴车、马车。

最受尊敬和爱戴的就是村里的产婆，一个高大身材、

性格宽厚的女人，她有一张开阔的脸，住在村子的最后一排，她家后面就是学校。她家房子的后墙与校园的墙之间有一条村道，有那么多动物要经过这里，那些孤独的马、骡子、羊群、鹅群、鸭群、猪和小鸡。

在乡村，你可以看到一口棺材制作的全过程。有两个木匠同时操作，一根直径五十公分的圆木被村里的木匠用条锯锯成木板，木板散发出的那种香味永远也忘不掉——松木的香味是浓厚的，老远就能闻得到。对于木匠来说，棺材很难做，它不是一个正的长方体。是一个不规则的，一头大一头小的长方体。用胶黏合的木板再次被锯成各种形状的木板，再拼凑、再黏合。棺材头是用厚木块黏合起来的，显得厚重结实，像地狱的大门那样威严庄重。做好了，用砂纸抛光，用淡紫色的油漆将外表粉刷，油漆味很久才能散去。将棺材放置在盛粮食的仓库里，等那些大限即将来临的老人来验收，实际上，那些老人们看见棺材，却精神百倍，活了很多年才死去。

村里每一个死去的人，即便是名声再不好，父亲也会亲自参加他们的葬礼。那些在政治运动中死去的人，被贫穷包裹了一辈子的孤寡老人，还有盗贼、被枪毙的坏蛋、反革命分子，在入殓和下葬的那天，父亲都要过去帮忙，帮助他们把尸体放进棺材，抬上一辆马车，用绳子将棺材捆绑在马车上，拉到河边的墓地埋葬。失去儿子的父亲抱着父亲哭，眼泪浸透了他的衣服。乡村人对土葬的愿望是刻骨铭心的。大人们参加葬礼，我们这些孩子都站得远远地看着，有胆大的男孩子还用脚踢棺材，狗在人们忙碌的脚下穿梭，还能听到猫的尖叫声。死去的人就像香炉里冒出的烟一样飘走了，再也不能回到亲人的身旁。

风吹硬了绳子上的衣服，那可能是春节过后比较寒冷的一天，父亲喝醉了酒，我听到了他的呼噜声，单调的残忍的呼噜声，就像夏日灰色天幕裂开的惊雷，断断续续的感觉他的喉咙快被呼噜声撕裂了。瞧，他醒来了，像一头刚刚睡醒的狮子，他的眼袋肿得像鱼内脏里的鱼泡。他做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他要他的一个朋友开着拖拉机，把院里玩耍的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孩子送到五公里以外的荒郊野外去，然后让我们几个小孩步行回到奶奶的院子里。为了试探我们的胆量，父亲什么馊主意都想得出来，我们被司机一个一个地抱上拖拉机，在通往镇政府的公路上绕了一圈，又沿着田野中间的路穿过一个狭窄的村道，在一处荒郊停了下来。从家里出发时，母亲已经给我交代了要走的路线。司机把我放下车时又将母亲的话重复了一遍。一共四个孩子，年龄最大的十一岁，最小的只有七岁。在这个寒冷的冬季，我要在这荒郊野外步行一个小时才能回到家。那个荒郊过去是农场的遗迹，只有一颗柳树孤独地站在那里，树枝上有一个喜鹊窝和一个喳喳叫的喜鹊，还有几间破旧不堪的房子，房子没有窗户也没有门，里面黑洞洞的。才走了几步，就看见一片水面已经结成了冰，我在塘堤上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还能听到风吹着干枯的芦苇的沙沙声。有一片芦苇黑乎乎的，像是被火烧过，那些火是冬天放羊的人为了取暖放的火，那些被火烧过的芦苇和草在塘堤的下坡画了一道弯曲的线。力君在塘堤上停留了一会，他从兜里掏出一个鞭炮，点燃了，把它扔到冰面上，冰层的表面还有一层雪。力君提议：“去冰面上体验一下。”我死活不同意，我看见塘边的冰已经有了一些缺口，好像那些冰已经渐渐地融化了。冬日的阳光正在驱走

寒气，慢慢地给大地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此时在冰上行走非常危险，可力君根本不听我的话。他手里有一根捡来的木棍，他拄着那根木棍在冰上走了一个曲线又返回到塘堤上。到了另一个鱼塘，他又做了一个重复的行走：走了一个曲线又回到塘堤上。他仿佛在戏弄那些快化了的薄冰。我都不想再正眼看一下力君，我只盼着快速通过鱼塘步入稻田中间的那个羊肠小路，周围的旷野看不见一个人，偶尔能听到远处有狗的叫声。他从鱼塘的薄冰面上走上来，踩在塘堤上，脚上粘满了泥。我还能看见旷野中间的那个大湖，湖水早就结了冰。孩子们都安全地回到了家，被寒冷冻出来的眼泪流淌在脸上。

没有自来水，无论是在村子里还是在校园里，都有一口深井。要把井里的水一桶一桶提上来，再用扁担担回来倒进缸里。每到寒冷的冬天，母亲的手就裂了口子，冻伤膏抹在手上也不管用，伤口要在第二年春天才会慢慢愈合。

大集体时代的农活那么累，母亲从来没有哭过，是父亲给了她信心和力量。她干不完的活、干不好的活都有父亲帮着干。集体割稻子，用的是铁匠铺买来的镰刀，教师也要到地里去帮工收稻子。金黄色的一望无际的稻田，要用比赛的方式来割。谁落在后面谁的那一片稻子就变成了孤岛，被嘲笑、被辱骂。父亲往往要割双趟，自己割完还要帮母亲割。她有时还被陷在泥里，不能自拔。飞舞的镰刀、头顶上的烈日，还有送饭的，四个彪悍的妇女推着两辆架子车，车上有冒着热气的米饭，另一辆车上装着菜——红烧茄子，老远就能闻到香味。孩子们是来蹭饭的，手里拿着瓷碗和勺子，从村里奔跑着过来的。有的孩子还

赤着脚。那时，父辈们的思想都很纯粹。再多的困难都能克服，毛泽东思想给他们带来了精神食粮，教育他们“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还教育他们“备战，备荒，为人民”。

我们这些孩子，从来没有下过馆子，没有在餐厅里吃过饭。夏天穿着单薄的短袖衫，冬天穿着厚厚的棉袄。在这个被黄河水冲积留下的平原上，父辈们劳作、耕种，把汗水滴在土壤里，一切都那样平静。

你渐渐地在寒冷的冬天学会打扮，在手指上涂上红墨水，在脖子上围一条大红的围巾，将白色的发卡别在黑色的头发上。

偶尔会停电，吃不上大米，布匹紧张。还要听信谣言，去打麦场上躲避地震。躲避两股造反派发动的战斗。听，枪响了，枪声穿过树丛惊吓了林子里的鸟，鸟抖动着翅膀飞向天空，你看见农舍屋顶上升起的炊烟。

有时，母亲会呆呆地盯着什么东西在看，我就会顺着她的目光看去。我要把她所看到的東西重新估量一遍，一只绵羊、一头猪、一辆年久失修的马车、一片红色的晚霞。她的眼里布满血丝，她那无奈、伤感、憔悴的一张脸。

我会跟着那些邻居的孩子到湖边的草地上放牛，看着碧波荡漾的湖面上显现出的一叶扁舟。有那么多鸟的叫声同时发出，抖动着翅膀飞向天空。有那么多活要干，从早到晚，晚上能吃到烤熟的红薯和土豆。

有几个青年用简单的乐器演奏着当时流行的曲子，看见最多的便是笛子和二胡，再没有见过其他乐器。吹得都是战争年代的革命歌曲，让人精神激昂。